

红楼祭

却说黛玉同姊妹们至王夫人处，见王夫人正和薛姨妈说话，因见黛玉来了，便叫过来说：「你且去瞧瞧你舅舅那边有何乱子。」黛玉听说，不敢怠慢，便径往舅舅家去了。薛姨妈因说：「你且去瞧瞧你舅舅那边有何乱子。」黛玉听说，不敢怠慢，便径往舅舅家去了。薛姨妈因说：「你且去瞧瞧你舅舅那边有何乱子。」黛玉听说，不敢怠慢，便径往舅舅家去了。

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珠虽夭亡，幸存一子，方五岁，已入学攻书。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书者。李氏说：“女子无才便有德”^③，故生了李纨，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

① 葫芦——“糊涂”的谐音。“葫芦”即“糊涂”。
“提”一词，意思是糊里糊涂，不明不白。这里谐音双关，既又含“糊涂”之意，照应后文“葫芦”断了此案。

一是国子监的主管官，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官，称“国子监祭酒”，始建于西晋，称国子学，隋唐改称国子监。国家重大宴会时，必然举宾客中一位

愿作“女子无才便是德”

《四书》、《五经》

人得几个字，记得前
为要，因取名为李纨。
处青黛锦绣之中，竟如棉
裹养子，外甥陪侍小姑等
，日有这般姪甥相学，除老父

如今且说雨村，因补授了
至案下，乃是两家争

因那日买了一个

了我家的胆子，我
胆子便又悄悄的美

了。四身主仆已皆

人告了一年的状，手
以救孤寡，死者

雨村听了大怒道：“走了，再拿不来的！”

① 弄臼——指打水、舂

③ 朽木死灰——这里喻

——由时下真向上司



同 年 八 月

现象之

$$\begin{array}{r} 7.411 \\ -2 \end{array}$$

20世纪中国 一个奇特文化现象之破译

胡邦炜 著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汪 漪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何 华

红楼祭

——20 世纪中国一个奇特文化现象之破译

胡邦炜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建筑设计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7.25 插页 4 字数 168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299-X/G·824

印数:1--8000

定价:12.00 元

序 言



世纪晚钟已经悠然响起，还有 300 多个日日夜夜人类就将迎来新的世纪。

在世纪回眸之际，我们不能不为中国传统文化百年动荡的事实及其历史命运深感忧虑与惆怅。历史与文化，始终是令中国学人执著眷恋、魂牵梦萦的永恒课题。不管未来将会是怎样，它始终是中国学人一个难以解脱的固执情结。

要全面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嬗变和走向，实非笔者的力所能及。然而选择一两个文化现象加以解读和破译，以一带而窥全豹，或可有所获益并予人以启迪。

于是，我选择了《红楼梦》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作为题目。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最伟大、成功的不朽杰作，《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一直享有盛誉且历久而不衰。在 20 世纪，则因种种原因而大为走红，独领风骚，不仅形成了一代显学，甚至形

成了引人注目的“红楼文化现象”，成为本世纪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

“红楼文化”的形成自有其深刻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文化原因。从此现象的发展和嬗替过程中，可以引发出若干引人注目、发人深思的话题。从而可以解读出其中所折射的时代生活的五彩折光，分析出其中所蕴涵着的丰富的文化历史内容，而且还可寻绎出许多与该书有关涉的人和事，发掘出 20 世纪中国文化走向的某些脉络与特点……

一个多世纪以来，红学论著汗牛充栋，但有关“红楼文化现象”的著述却未见一册。本书愿作一块引玉之砖来开拓这块未经耕耘的学术处女地。知我罪我，毁我誉我，全然在所不计。

是为序。



胡邦炜，1945年生于重庆市，现为四川省行政学院文秘系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四川省杂文学会理事，四川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著有《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思考》、《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明清传奇故事》、《古老心灵的回音——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化心理学阐释》（合著）、《红楼梦中的悬案》等专著，并主持点校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30余篇，其科研成果多次获全国及省部级奖励。此外也写杂文和散文。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 成都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章 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避难所	(1)
------------------	-----

一、“躲进红楼成一统”	(1)
-------------	-----

——王国维试图从《红楼梦》中寻求人生问题的答案而不可得，最后以自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俞平伯则因心情沉闷而将研究《红楼梦》作为“破闷醒目、避世消愁”的“神方”；胡风因冤案被判刑入狱，以研读《红楼梦》解除痛苦；吴恩裕因专业不能继续而改行成了红学家。

二、首先是曹雪芹的心灵避难所	(12)
----------------	------

一个生活极为坎坷不幸的天才，又对人生的悲剧有着极为深刻的感受、体验与认知，呕心沥血写“红

楼”，也是为了安抚自己心灵的创伤；《红楼梦》中有浓郁的庄禅意趣，使得生活在任何历史时代和社会形态下的人们都可从中寻觅到心灵的安抚剂与镇痛剂。

第二章 学术争论与政治斗争 (25)

一、《红楼梦》与思想改造运动——1954 年的红学大辩论 (25)

曹雪芹在两百多年前写《红楼梦》时，曾明确声明这部书绝对不牵涉政治，但该书自问世后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1954 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全国性的红学大辩论，这场批判运动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百学俱废”与“红学独兴” (33)

在被称为“文革”的大劫难中，一切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与学术活动都被停止，只有“红学研究”一枝独秀，然而此时的红学已沦为阴谋红学，成为那个特殊时代才可能具有的特殊文化现象。

三、确实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由头吗？ (46)

《红楼梦》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政坛上确实成了政治斗争的由头和载体。在 1974 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的写作班子以贾政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

四、20 世纪红学研究史中的三位代表人物及其他 (51)

20 世纪的红学研究从学术史分期的角度，主要可分为：索隐派的旧红学——其代表人物为蔡元培；考

证派的新红学——其代表人物为胡适；社会历史学派的当代红学——其代表人物为毛泽东。他们三位都是本世纪政坛学界的领袖人物，而且都与北京大学有过或深或浅的关系。

第三章 社会转型时期的红学 (58)

一、走向通俗和与商品经济接轨 (58)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社会转型，使文化与学术开始市场化、商品化，媚俗与通俗在所难免。到处兴建“大观园”以及推出“红楼宴”、生产“红楼梦酒”……都是品牌广告手段，目的是经济效益。

二、走向银幕和荧屏 (63)

电视剧《红楼梦》对普及红学功不可没，但电影《红楼梦》却反应平平。影视《红楼梦》现已被人淡忘，唯有“梦酒”的广告词“莫道醉魂飞不起，一杯梦酒上红楼”还能勾起人们的记忆……

三、“轰动效应”与经济效益 (68)

90年代以降，整个社会心理的浮躁和急功近利，使得知识界开始追求广告效应和轰动效应。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1)《太极红楼梦》；(2)《红楼解梦》。

四、索隐派的卷土重来 (83)

90年代的红学逐渐沉寂，旧有的研究模式难以突破，于是索隐派卷土重来。新索隐派与旧红学索隐派一样，认为《红楼梦》写的是“反清复明”是“百年宫廷秘史”……

第四章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谏言 (95)

一、关于“护官符”及其深层意义的解读 (95)

《红楼梦》第四回写到的“护官符”反映了当时社会法制的软弱、法律在权势面前的无力以及官场中的裙带关系。这一状况在现代中国也依然存在。

二、贾探春治理大观园与现代承包制 (103)

精明强悍的探春在大观园推行的“承包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之一是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这对 80 年代中国企业中广泛推行的“承包经营制”难道没有启迪吗？……

三、“一代不如一代”是否是历史的规律 (108)

曹雪芹和鲁迅这两位大文豪都说过“一代不如一代”的话，都是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的。贾府中的五代从发迹显赫到衰败没落，刚好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贾氏子孙一代不如一代，而现代社会中的高干子弟也出现了这种状况……

四、物欲横流与人文精神的失落 (118)

经济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本是好事，但越过了一定的界限就会造成物欲横流而使人文精神彻底丧失。《红楼梦》对封建末世的物欲横流表现出的深深的鄙弃和否定，迄今仍有现实意义……

第五章 21 世纪红学展望 (128)

一、在 '97 北京国际红学研讨会上 (128)

在世纪之交的 1997 年盛夏的北京，举行了一次高规格的红学盛会，来自欧美日韩及中国大陆、港、台的 100 余名红学家济济一堂，共同探讨下世纪的红学之路如何走，大家都有一种“不胜历史沧桑之感”

.....

二、女犯人要听《红楼梦》..... (136)

女作家唐敏因一篇小说涉嫌“诽谤罪”被判刑入狱。狱中的女犯人对她提出的一致要求是希望女作家给她们讲《红楼梦》。此事例说明了《红楼梦》强大的生命力。

三、新的红学研究模式如何确立？新世纪的红学研究将会怎样？..... (141)

新世纪的红学研究将不会与本世纪相同，它将会是着重剖析解读《红楼梦》中的儒、释、道以及庄、玄、禅思想，从而帮助人们寻回失落的人文精神与精神家园。

结 语..... (153)

附录一 忧患·忏悔·精神的悲剧..... (158)

——从贾宝玉的形象看《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

附录二 神话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 (176)

——从叙事学的角度论《红楼梦》

附录三	“废墟文化”与“神圣价值形态”	(191)
	——关于《红楼梦》意义的重新解读	
附录四	走向 21 世纪的红学	(209)
后 记		(225)

第一章 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避难所



一、“躲进红楼成一统”

时节若流，岁月不居，在这“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时代，吴恩裕这个名字现在恐怕已经不为人们所熟知了——他已去世近 20 年。

20 年前，吴先生是一位很著名的红学家，以《曹雪芹丛考》、《曹雪芹佚著浅探》等红学专著闻名于世。他对他之所以研究红学，曾作过如是坦诚的表白：“我本是学哲学的，后来改学了西方政治思想史，我的工作一直是教这方面的课程……解放后 1952 年院系调整，作为政治系的教授，我当然被分配到集北大、清华、燕京几个大学的政治、法律系而建立的北京政法学院。该校本是为了培养公、检、法方面工作人员而建立的保卫政权的专门学校，虽然我在该校开过两次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课程，后来在

它存在的二十余年间，一直没有这门课。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国际政治系三次调我讲这门课，但一直没有调成。在当时，三十多年从事的专业不能继续，心情的苦闷可知。”^①于是就在此种情势下，吴恩裕先生开始了他对《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他虽早已被生活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人们所淡忘，但20余年前一提起吴先生，谁都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红学家，而不知道他是教政治学的教授了。

从1952年院系调整吴先生调至北京政法学院起，至1978年他辞世止，整整26年的时间，这位留学欧美，对政治学及西方哲学都有很深造诣的教授基本上就把他最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消耗在对《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研究上……26年的时间，可以作多少有意义的事啊！研究《红楼梦》和曹雪芹当然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白首穷一经而且放弃了本来的专业，到底是哀还是喜呢？……

更值得一提的是，吴恩裕先生之死亦与《红楼梦》紧密相联——1978年他接到美国方面的邀请，将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出席“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为了赶写会上将要宣读的论文而心脏病猝发，论文中的一个标点符号还没打完便倒下了。这一事实，我曾讲给不少年轻人听过，但他们大都表示不可理解甚至根本不相信……当然，在目前这样一个普遍重物质而轻精神，整个社会心理都变得非常浮躁，媚俗已成为人们毫不厌恶的时尚之时，要理解吴恩裕先生这种近乎“痴迷”的心理和行为是极为困难的……只此一点，我想便能引发出人们对“红楼文化

^① 吴恩裕：《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现象”强烈的兴趣吧？为此，我们不妨简单地作一个史的回顾。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红学史，特别是稍微涉猎一下红学家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之所以研究《红楼梦》，往往都是从不自觉或某一偶然的契机（这种契机往往是坎坷的遭遇或失意的处境）开始的，而到后来则成为十分自觉的行动，甚至成为他们心灵的全部寄托和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红学”这个名词的出现，最初确实带有某种戏谑的味道，据记载：“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①道光年间还有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谈）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一横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②以上两段记载说明，尽管研究评论《红楼梦》的工作开始于曹雪芹的同时代的脂研斋等人，但“红学”这个名词的正式出现却迟至道光年间。

当然，有“红学”这个名词的出现，并不等于“红楼文化现象”的形成，作为一个“文化现象”，除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认同或关注，还须有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然而我们却可以认为：“红学”一词的出现，至少标志着“红楼文化”已进入了它的萌发期，标志着这一文化现象的发轫了。

就像任何文化现象都是首先在知识分子中萌生的那样，“红

^① 李敖：《八旗画录》注。

^② 均耀：《慈竹居零墨》，转引自一粟：《红楼梦卷》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15页。

楼文化”最先也是在知识分子中滋生发展并扩散于整个社会的。在“红学”一词出现之前的嘉庆二十二年，得與在其《京都竹枝词》中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句子，这虽然有点打油诗的味道，但它毕竟说明了《红楼梦》一书在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巨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如下一些记载中窥见到：

郝懿行《晒书堂笔录》：“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

吴云《从心录题词》：“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

缪艮《红楼梦歌》后按语：“《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翹楚也。家弦户诵，妇竖皆知。”

以上三段记载，足可证明该书流传之后即是一部十分走红的“畅销书”（如果当时允许公开销售的话）。它不但成为许多人案头必备的读物，而且成为人们经常谈及的话题，甚至常因对小说中人物评价的分歧而发生激烈的争论：

己卯春，余与伯谦论此书，一言不合，遂相齟齬，
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
秋试同舟，伯谦谓余曰：“君何为泥而不化耶？”余曰：
“子亦何为窒而不通耶？”一笑而罢。

这是晚清时邹弢《三借庐笔谈》中记载的一则故事，反映了两位读书人谈及对《红楼梦》中黛玉和宝钗的评价时，由于意见相左，到了“几挥老拳”的地步。这当然反映了该书深入人心的事实，也表现了人们在当时对此书的评价就产生了分歧的意见。